

又是一年麦黄时

柳华东

风物咏

风过麦梢 (外一章)

姜德照

北泊的麦地里，麦梢黄了，那半熟的麦子大片大片地倾泻在一望无际的视野里。风在不经意间缓缓掠过麦梢那金灿灿的麦芒，轻悄悄地、款款地吹动着海一样汹涌的麦田，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肆意地摆动着，一种特殊的馨香随风而来，让人闻之迷醉。

麦梢在一夜间忽地黄了起来。清晨看那些金色的麦芒，有的还挂着晶莹的露珠，在一阵阵清脆的鸟声里，演绎出一幅乡村风景画，清新而有动感。

偶有犬吠声从远处的村子里传来，绿树环绕的小村，有炊烟袅袅升起。村头河边那架小木桥上，三三两两的孩子挎着书包跑过，孩子一蹦一跳，嬉笑声如银铃一般悦耳。

村前是麦子，村后也是麦子，被麦子环绕的村庄，就是一座麦海里的孤岛。

我家窗后的那座扬水站的抽水机早已不轰鸣了，水渠干涸的淤泥中晒干的小鱼，肯定有过关于水塘美好的记忆。

很多人从村庄里走了，走进了城镇。也有些人走得很远很远，从我们身边永远地离开了，有我的奶奶、爷爷、伯父、姑姑，还有生我养我的母亲……熟悉的面孔，而今只能在睡梦中出现。只有麦子，从不辜负季节的麦子，依旧从村头、从四面八方，伴着季节的周而复始来来去去，在风中，在雨中，持续不断地释放出生命倔强的张力。

风过麦梢的时候，很轻很轻。迷恋随风飘来的麦香，让我从半黄麦子的田野中，读出关于季节、关于人生、关于生命和哲学的很多寓意。

五黄六月

阴历的五六月份，逐渐被浅黄、蛋黄、橘黄等诸多黄色调所充满。杏子熟了，叫杏黄；麦子熟了，叫麦黄。而麦子熟的黄，有更多的色调，半熟时叫半黄、浅黄，这个时候的麦子，仅仅是支棱起的麦芒被热辣辣的太阳晒得发黄，而麦穗则是一半青一半黄。麦梗与叶子依旧还是青青的，黄是一层被太阳涂抹在麦田上的油色，风吹的时候，麦浪晃动起来，如一片金色的波浪在荡漾。

在北方，这是一年中太阳最足的几个月，阳光打在裸露的胳膊上，就像被麦叶锋利地划过一样，火辣辣的感觉。黄土地、黄皮肤，用汗水和辛劳播下的种子，伴着金黄的太阳破土而出，阳光、麦子和无数金黄的果实一起，为世界奉献出一场金黄色的盛宴。

五黄六月，太阳、土地、麦子与站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起讴歌那金灿灿的美好，那是我们生活中最耀眼的色调。

六月，酷热一天胜似一天。青青的杏子转眼就红了脸。这个时节，更诱人的是漫山遍野的金色麦浪。

胶东多山地丘陵，辛勤的人们创造了一层层从山脚到山顶的梯田奇观。每一层梯田都用石头垒成地堰，金色的麦子就这么整齐地站在由地堰划分的梯田里。

夏风徐徐，麦浪阵阵，看得人心暖暖的。丰收的喜悦挂在每一个农家人的脸上，浸润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

麦子就要熟了的信息，首先是从小磨镰刀开始的。你听，饭后茶余，必是家家户户磨镰刀的时间。大街小巷里，到处都发出“刺啦刺啦”的声响，那正是细腻的磨刀石蹭着镰刀的声音。这单调的声音，在农家人的心里，是一种美妙的音乐。他们从中听到麦子熟了的召唤，体会到丰收的喜悦，甚至从中闻到了金色麦子的味道！

在我的记忆里，麦收是最累的农活。最难为人的就是天气的热。大家都是早上四五点就到地里去了，图个清凉，可是太阳还是早早升上来，地上立刻像下了火，割麦人瞬时大汗淋漓。虽然热，但割麦子必须穿长袖衣服，不然，坚硬而粗粝的麦芒很容易就会划伤胳膊，汗水一浸，火辣辣地疼。

割麦子也是有技巧的。我刚学割麦子时，父亲说，别蹲着割，那样晃不起身子，形不成一泻千里的力道。我看父亲割麦子，弓着腰，两腿一前一后缓步向前，左手微拢着熟透的麦秆杆向前推，右手握着镰刀柄梢，用镰刀贴着地皮尽可能勾住更多的麦子，用力向后拉，麦子应声割倒。动作连续进行，麦子成片倒下。父亲是个割麦子的老把式，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活。他割麦子更像是一种表演。只见他两脚交替前进，甚至是一溜小跑，麦子就在他的怀抱里有序地翻涌着，顺从地躺倒在地上。要不是看见他手里的镰刀来回不停地勾住前边的麦棵子，你会以为那麦子是早已割好站在那儿的，父亲只是把它们放倒而已。那时候，我感觉父亲就像一台割麦机，麻利而不知疲倦。

割倒的麦子，还要捆成一个个的麦个子，这也是个技术活。先抓一把还有点泛青的麦子，平均分成两扎，握住麦穗头，一拧就是一个捆麦子的好绳子。就势拢起一抱麦子捆起来，方便实用。

割麦子是个卖力气的活计，人们总是做好各样的后勤准备工作。比如喝水，天气蒸笼一样，人很容易口渴难耐，家家都备着水。而这水也各有名堂。简单的就是白开水，爱享受点的加点糖精，若不嫌麻烦，也有挑着绿豆水上山的，奢侈的还有买几瓶汽水进麦田的，这样做大多是为了哄着年轻人尤其孩子帮忙割麦子，传出去很容易被人说成是

“烧包”。

这时候我最期待的，是割麦子的间隙吃根雪糕。六月的麦田里，人们挥汗如雨，忽然田埂上或远处的地头沟畔，有个响亮的声音喊起来：“都来吃雪糕啊，不甜不要钱！”

呵呵，这才叫及时雨呢！卖雪糕的瞅准了这个农忙时刻，正舍力麦收的农家人一定不会舍不得那毛八分的雪糕钱。好家伙，把雪糕都运到麦田里来了！

大家难得放下镰刀过来买雪糕。这也有各种情形：有真不差雪糕钱的；有的是因为孩子在帮忙，用雪糕调动积极性；有的是有亲戚朋友帮忙割麦子，雪糕都送上地头了，哪能不买……冰凉的雪糕吃下去，那真是六月喝雪水——惬意！

麦田里的乐趣还有很多，比如大早上的，刚进麦田，很可能就惊起一只兔子，飞出一只彩色的山鸡，或者一只蹒跚的刺猬仓惶逃遁。有时候，在麦田里割着割着，麦秆子上还会出现一个鸟窝，甚至里面还有鸟蛋呢！哎，总有这样粗心的鸟儿，麦田里垒窝哪能长久呢？

有一年麦收，天刚刚亮，父亲就进山割麦子了。结果碰上一窝兔子在麦田里散步，冷不丁看到有人来了，兔妈妈一溜烟跑了，一群小兔子在麦田里四处乱撞，竟被父亲捉到了两只，带回家养了起来。把我们弟兄几个乐得，天天去山上给小兔子割嫩草。

割下来的麦子一律运到打麦场上，挨号等着用脱粒机脱粒。脱粒后的麦秆就是软软的麦穰，被人们一层层码堆在场院四周，可漂亮了。这些麦秸垛立刻就成为孩子们捉迷藏、玩游戏的游乐场。

脱粒后的麦子是要晾晒的，否则会发芽变霉，而看场晒麦子又好像天生就该是孩子们的事情。虽然看麦场不晒也不累，但是没有雪糕吃，也看不见兔子野鸡等小动物，倒是总要与一群不知好歹的麻雀斗争，反不如割麦子有趣了。

新打下的麦子收回家，粉出新面粉来，一准会蒸馒头、烙饼、包子，以此来犒劳一家人麦收的辛劳。那雪白而松软的新麦粉做出的各种美味，真是香呀！在这扑鼻而来的香味里，你会突然醒悟到，一切辛劳都是值得的。

我最爱吃的当然是烙饼。锅底下烧着刚刚打下的麦穰，火势软软的，锅里受热均匀，正好烙饼！母亲把透着诱人麦香的大饼在锅里很用力地摔几番，那焦黄惹眼的大饼松软喷香，一条街上的人都能闻到。烙好的大饼撕开来，一层层的纹路清晰可见，难怪人称千层饼啊。再配上点拌黄瓜，还有大葱蘸酱，真是难得的美食！

我离家外出求学、工作谋生的几十年里，常常想起母亲的烙饼，想起小时候割麦子的旧事，一切都是那么亲切与温馨。

诗歌港

春天里(外一首)

蔡同伟

趁着墒情适宜
父亲攥紧农谚踩着节气
翻开土地的扉页
虔诚播下金灿灿的种子
孕育出的嫩绿芽苗
齐刷刷拱出地皮
接下来
间苗 锄草 施肥 喷药……
环环相扣的农事
都需要父亲打理
经历告诫他
灾害往往乘虚而入
哪个环节出了漏洞
年成很可能被蚕食
老人家不敢懈怠
整个春季
天天泡在田地
端详稼禾的长势
劳作地里的活计
像关爱亲生儿女一样
侍弄着满田蓬勃希冀
小憩时 蹲在地头
巴嗒着烟袋抽出遐思
祈愿风调雨顺
秋天的收成称心如意……

野花

置身路旁
定居沟夼
安家地堰
扎根山岗……
贫贱的野花
总是奉献艰苦的地方

即使沦陷石缝
也能萌发希望
哪怕落难沙漠
也能繁衍成长
苦命的野花
隐忍而坚强

伸展纤细手臂
托起朴素向往
酝酿了一冬的花事
争先恐后怒放
卑微的野花
为春天涂出抹抹鲜亮

灿烂的笑靥
若邻家妹子的模样
淡淡的芳香
引来蜂蝶造访
纯朴的野花
美丽着乡野风光

